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五

起己丑襄公元年

盡乙未襄公七年

會稽季本考義

襄公

名午成公之庶弟宣公之子而其母定姒則宣公之妾也諡曰襄在位三十一年其即位時年必長矣故三年能遠會諸侯于雞澤史記以爲成公卒時襄公三歲葢緣成公十四年始娶婦姜而左氏有會沙隨之歲公始生之說故也已辯其非於三年公如晉及

四年葬小君定姒下矣定姒薨在葬之前夫人齊歸始至不見於經娶在先君之世也薨在昭十一年左氏以齊歸爲敬歸之娣則襄公妾耳亦非也辯見薨下

元年己丑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甯殖衛卿甯俞之孫而甯相之子也曹時爲成公莒時爲黎比公邾時爲宣公滕時爲文公薛自莊三十

一年書薛伯卒後至是始見國小無以考其世矣按
桓文盛時凡諸侯會盟惟八大國而小國各相附屬
皆不預焉今邾莒滕薛皆預于會者則以賦役日煩
小國附於大國不若親供一國之賦者之為簡便故
因晉悼興而更制也自是小國多列于諸侯恒書卒
葬矣詳見莊十六年盟幽下又按莒邾滕薛每預諸
侯之會多以人書者蓋小國一卿其大夫亦多不備
故常以士攝行抑或下大夫或初試為大夫者止可
當大國之士故以列於微者而名遂不登於史策歟
當時主會者亦不以此為慢也例見隱八年盟浮來

下○凡伐國而圍邑者則國於伐見如伐鄭圍長葛是也非伐國而圍邑者則以邑繫國如圍宋彭城是也彭城宋邑也而魚石能據之以其有眾且恃楚也魚石復入不因楚力則左氏所謂楚封魚石戍之三百乘者或非其實矣果有之亦豈易圍哉魚石倚楚爲援據邑要君非人臣之禮晉侯始起即合諸國討之可謂急於爲義矣然魚石不書殺不書放不書以歸則何所終乎宋有華元在焉則魚石必無生全之理然魚氏自是無一人任職者必其宗已亡如崔杼之自縊耳宋以華元專恣之故致亡魚氏一族亦

不能掩其失政之咎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韓厥即獻子晉卿韓穿之族杞時爲桓公與上條莒邾滕薛同○鄫與鄫國之鄫不同在陳留襄邑縣東南今睢州也遠鄭而近宋蓋宋地杜元凱以爲鄭地非矣○悼公既討魚石則使韓厥伐鄭以聲其從楚虐宋之罪然懼楚人來救出晉師之後而與鄭决攻也則又使東諸侯之師就近次鄫而以逸待勞絕楚衝突之路可謂勤於義而審於謀矣非其有志於與

復霸業而信用知罃魏絳諸賢其能然哉果而公子壬夫師至但一侵掠宋境而去不敢肆矣趙鵬飛氏曰中國伐鄭憂矣必連諸侯之師今悼公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鬪楚而不懾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鬪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公子壬夫字子辛侵宋者攻其所必救所以救鄭也而諸卿次鄫楚不敢肆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泄心嗣是爲靈王
邾子來朝
邾子以去年朝晉之故得自列于晉悼公之會今魯襄公新立猶懼見責焉故復來朝以賀之自是邾人恃覇少安遂不事魯至定公時晉覇不復能合諸侯則邾爲魯凌連年不已而定之十五年又有邾子來朝之書矣然則小國終不免於事人而出其守下良由中國無覇而誅責者無常故耳豈其所得已哉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公孫剽衛獻公之從弟而穆公子子叔黑背之子也
特爲衛卿○魯以周公之裔爲列國之望桓文始霸
皆藉魯以聯諸侯而況襄公初年仲孫蔑當國政事
猶有可觀者乎晉悼公嗣立方興霸圖亟已交鄰志
猶覊魯故特遣荀罃來聘以通嗣君雖以大國之禮
臨之而欲尋舊好其意則誠厚矣若衛則孫林父所
爲難以槩論蓋林父爲定公所逐定公者獻公父也
雖定公已没而林父豈能忘情於獻公哉意其歸也
或黑背爲之調護故私於公孫剽焉則公孫剽者林
父之黨也林父歸後恒偵晉之動靜察知將遣荀罃

聘魯則亦假以尋孫良夫舊好而即使公孫剽先晉而來蓋欲遍剽於魯也而權姦之用計深矣然則衛之以禮相親蓋亦林父欺魯以其方耳内私貴戚外結強鄰而其君不危者鮮矣他日逐獻公而立剽其幾不見於此乎○胡康侯曰簡王崩訃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令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爲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胥於耳目而不察故

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今按二卿不但不奔天王喪爲非禮雖遭嗣君亦非禮也嗣君方在喪豈可以行吉禮之時乎

二年庚寅

春王正月葬簡王

黄震氏曰五月而葬速天子七月而葬今按送葬之禮畧則可以速於襄事矣

鄭師伐宋

左氏傳曰楚令也趙鵬飛氏曰鄭成公爲人固而不

知機彼鄭文鄭襄不幸無賢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
紓國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
死不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知矣反受
役於楚以狀中國黄震氏曰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
楚納宋之叛臣晉悼公伐其叛匿而取之義聲振夷
夏逆順曉然矣何爲尚爲楚而伐宋耶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夫人齊姜也詳見葬下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睔卒子髠頑嗣是爲僖公○高閌氏曰不言

葬者以成公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今按諸侯背中國從楚而魯會其葬如許僖公蔡文公陳靈公鄭襄公之類亦多矣然皆以中國無霸而有畏於楚也至晉悼時銳意爲諸侯主魯不敢懷二心矣故鄭成公之喪但一使微者往弔不復加厚焉見當時以送葬爲重而鄭成公見輕於中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稱師者師衆將卑也稱將者將尊師少也晉覇國宋上公故序衛上○趙鵬飛氏曰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其服而已非志於伐也說者以

爲鄭方在喪伐喪爲不義吾以爲鄭成終身陷於左
衽而不返以楚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
爲楚所化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
國而已黄震氏曰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戚註見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下○秋七月會
戚將以謀制鄭也而諸國大夫多有不集故至冬又
會則告以城虎牢之謀矣晉之爲會每就戚焉可以
見孫林父之倚晉也深而晉之親林父也至矣趙鵬

邢氏曰合六國而不加侵伐謀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所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鄭僖初立倘一爲楚所覊則未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按齊姜宣公夫人先儒以爲成公夫人非也何以見之蓋齊姜薨在是年定姒薨在四年定姒乃襄公母而宣公之妾也必嫡夫人薨後始可推尊而成之爲夫人蓋凡春秋中推尊妾母如成風敬嬴者在嫡夫人已薨之後者也故定公之嫡夫人尚在而哀公之

妾毋姒氏不得稱夫人今齊姜之薨在前則知爲宣公嫡夫人矣若舊說以穆姜爲宣公夫人則其薨後於定姒五年不應定姒先以夫人禮卒葬旣以夫人禮卒葬則亦可以先嫡而祔廟乎是時仲孫蔑當國必不至悖禮如此之甚公羊傳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蓋已有疑於此矣此與四年葬小君定姒當互考○杜元凱曰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豹得臣之次子而僑如之弟也成十六年僑如以譖

敗奔齊而叔孫氏少沮至是正卿季孫行父以耄在
告而仲孫蔑專行國政以豹賢故使奉使諸侯漸進
用矣○魯與宋本姻國宋以魚石之亂連年被兵魯
襄公初立未及專問焉故特使豹往此仲孫蔑勸其
君以睦鄰之事也左氏曰通嗣君蓋謂此耳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

小邾初本屬魯今亦自列于會矣餘見七年小邾子
來朝下○虎牢巖險之地即虢之制邑而爲鄭所併
在漢爲成皐今鄭州氾水縣也其地在鄭之西而楚

在鄭南非能斷楚爭鄭之路但鄭人得之則足以捍楚而抗晉者也夫鄭之所以常服楚而不畏晉者亦料諸侯遠來致討兵必不能久留耳故晉人特設此謀先爲城守以偪之鄭見虎牢城而諸侯之師常在則必不敢棄晉南向而自當仗信以守國矣然晉城虎牢非欲助鄭以與楚戰也特偪鄭而使之不敢貳耳此即知武子不與楚戰之計也晉以虎牢本號舊封非鄭分地與衆共之不令鄭有故不繫之鄭夫以兵遠戍制人服從豈可常之道哉惟强仁脩政而使之懷德畏威斯可矣趙鵬飛氏曰晉楚爭鄭五十年

乍叛乍服惟强是從鄭人一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爲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謀制鄭之策而城虎牢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自至八國之君同蒞是盟而天下無兵車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也今按鄭於虎牢初亦不以爲險未嘗倚此以抗中國也晉悼城之亦不過一時制鄭之下策趙氏以爲有功於天下則過矣要之論晉悼之功者尚當在桓文下耳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殺大夫例見文十年楚殺宜申下公子申楚司馬

也楚兵連年不得志於宋而諸侯又城虎牢以制之則謂公子申不能振兵威也故殺之高閌氏曰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是也

三年辛卯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是時吳與中國合好楚人患之欲先威吳以服中國故公子嬰齊以重兵伐之而不知吳方强盛非可以力屈之時也楚知遣使通問相與連和不使吳爲晉得則中國將罷於奔命矣乃結怨與兵反敺吳以合

中國楚於是失策焉寧非中國之福乎高閌氏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小國畏中國諸侯併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趙鵬飛氏曰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吳旣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犄其東也

公如晉

觀襄公如晉而能與晉侯盟于長樗則左氏所謂會于沙隨之歲始生而說者遂謂四歲即位者妄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孔頴達氏曰文公三年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或公讓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己出盟在外也○公之如晉雖報衛甯之聘其實欲合諸侯而推晉覇也故與晉侯盟于長樗然則雞澤之盟魯公請晉爲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今爲縣屬廣平府其地在邢之東則春秋時蓋衛地也杜元凱以爲晉地蓋據後爲晉併而言耳○

雞澤之盟諸侯大會而推晉悼公爲主也其地逼於狄境謀中國且以威狄耳同盟繫於己未會盟異日也晉厲公時始假王臣爲重而要之同盟悼公嗣興猶循故事故亦要單子以與此盟自此平丘召陵凡大會諸侯率以要王臣爲常矣晉悼有志復霸人心信從雖又叛之陳亦使袁僑如會則其事與厲公異矣

陳侯使袁僑如會

袁與轅同僑蓋濤塗之孫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大夫受命其君之辭也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楚之侵虐小國豈陳所樂從哉亦由中國無主不得已而偷安耳今悼公始覇政令一新陳聞雞澤之盟遂使袁僑如會悼公豈可例於與國之如會者而不加親厚哉故使大夫特與之謀可以見悼公招携有禮矣殊袁僑者以明為袁僑而盟也趙鵬飛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覇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久矣今舉虎牢之役隻矢

不遺而鄭來陳見鄭來而耻獨爲夷亦遣袁僑如會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蓋鄭伯之來既與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後自與之盟則袁僑實抗而霸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辱己之辱僑無抗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此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爲大夫之專殊不知大夫奉君而盟袁僑何得爲專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自新城以來不預中國盟會四十餘年矣今晉悼公合諸侯於雞澤陳鄭皆服而許獨不來故伐之許爲鄭虐遷葉逼楚蓋倚楚爲固必不能叛楚而事晉者也使悼公有齊桓召陵之志以禮招攜則楚畏而許自來矣乃遽臨以重兵何益哉荀罃晉之賢大夫也而規模欲速如此不惟許終不服亦併已服之陳而不能保矣然則荀罃亦豈有遠大之見者哉

四年壬辰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公午卒子弱嗣是爲哀公○胡康侯曰午者襄

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作春秋以法萬世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晋

自是魯之事晋漸密矣李廉氏曰襄公之編書聘晋者九始於此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此襄公母定姒也

葬陳成公

趙鵬飛氏曰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賢於鄭成遠矣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謚姒姓杞女也公羊姒作弋詩有美孟弋則弋亦

姓耳公羊傳本豈有所自歟姒氏襄公之母宣公妾也杜元凱以爲成公妾非也成公十四年始娶婦姜意姒氏乃齊姜之媵故遂謂襄公四歲即位如此則會雞澤之年纔六歲耳何以能遠出邪蓋襄公實宣公子也即位時年長已婚觀其娶夫人不見於經則可見矣姒氏安得爲成公妾邪姒氏既爲宣公妾而用夫人禮卒葬則穆姜之薨在後不當復爲宣公夫人矣姒氏死纔二十三日而葬之速以妾母爲群臣所輕其禮畧耳然妾母爲夫人之例起自成風敬嬴而群臣之壞紀則薄於其初之甚矣餘見二年葬繆

冬公如晉

公之再如晉本爲晉謀合諸侯也而善道會吳之議始於此矣餘辯公無請屬鄫事見明年會戚下

陳人圍頓

頓近於陳陳所侮也特以僖二十五年楚人納頓以後頓爲楚與故陳不敢爭耳今楚勢少衰陳遂恃晉以圍頓此豈謀國之道哉左氏以爲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恐未必然也李廉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怨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

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illegible]已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五年癸巳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公子發字子國時爲鄭卿穆公之子子產之父也○高閱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夷來聘於中國諸侯得以息兵脩好也李廉氏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今按聘來

天子問諸侯之禮而大國每僭行之鄭爵當居魯下而亦以君命遣使來聘蓋鄭從楚返志欲恃強遂效大國所爲而侈然無忌觀魯人不報而鄭聘亦不復再至焉則茲聘也寧不見鄭於魯國哉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之東界與莒密邇是時莒人強橫志在逼鄫而鄫與魯本婚姻之國所依者魯故叔孫豹助鄫世子巫以託於晉預會戚焉魯既衰弱而晉悼公亦以遠不能庇小國安得不困於強暴哉不書及闕文也下會善道不書及義同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仲孫蔑不書及闕文也善道吳地在今鳳陽府盱眙縣以其地在淮水南當鍾離之東本屬吳者也○晉將邀吳爲戚之會而魯衛近吳且俱同姓故晉命以通好焉許翰氏曰晉楚爭衡權在吳故晉急吳如此義與十五年會鍾離同餘詳見後會戚下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黄震氏曰楚忿陳之役歸於晉也咎令尹子辛之侵欲于陳故殺之○子辛壬夫字時爲令尹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鄫序吳下孫明復以爲鄫微弱不可先也鄫以懼亡之故并心聽命於會暫當一小國之禮非曾以屬鄫爲不利而使之也措乎鞭長不及馬腹而晉人亦不能庇鄫耳此與鄫世子巫如晉當合爲一事左氏於去年公如晉下有公請屬鄫之說非也鄫原無從晉今會戚亦不得已而暫預耳○善道於吳以殊會者魯衛二卿往與之會而主吳也左氏以爲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非事實矣晉欲脩好於吳故

使仲孫蔑孫林父往請先就善道而與吳會然晉

悼公初政精明風聲及遠亦吳人之所慕也故使人

速至於戚以從諸侯之會焉是會也吳序諸侯之下

與殊會者異矣晉悼欲興霸業而亦與吳會何歟壽

夢方强懼與楚合故悼公遂與吳通使爲楚憂亦制

强夷紓近患之微權然不脩德息兵柔遠能邇而又

結一强夷苟紓目前忽遠圖而忘後害此策之下者

也寧非經世者之所憂哉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辰陵之後晉覇日衰而陳之從楚日固晉遂無意於爭陳矣故范宣子曰有陳非吾事蓋本其不欲爭陳之心而言也晉悼一興袁僑請會於是乃謀戍之而陳近於楚民朝夕急亦料其不能久也故不欲大勞諸侯而以會方親晉姑使戍陳聊示聲威以謝陳意耳故穀梁子曰戍陳內辭也趙伯循曰經文無諸侯字會自戍之耳孫明復曰不言諸侯者會戍之也○陳傅良氏曰悼公之覇蓋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柤于向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誠下

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救陳

楚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時爲令尹○公子貞

伐陳以其從晉也楚伐而晉即合諸侯以救之其勤

如此陳之服晉也宜哉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自成十六年及晉郤犫盟扈以歸以至於卒凡

八年不見於經必以見執爲耻而請老謝事矣然稱

日以卒則循預聞國政而同於在位者焉○行父奸深忌刻之人也論語謂其三思而後行豈非用智之深而謀身之密者邪觀其黨仲遂之弒君傾歸父之用事而又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惡可知矣左氏盛稱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相三君而無私積全與行父平生不類雖有之則亦飾詐沽名之事耳但其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政焉此其所以猶以功名終歟

六年甲午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桓公姑容卒子匄嗣是爲孝公〇杞自襄公時列於晉悼公會盟而告喪書卒不復事魯矣

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司馬華椒之孫亦相繼爲司馬夫華氏宋之强族世掌兵權豈易去者哉然其專恣則自華元奔晉之時已見疑於君矣至是華元方卒樂喜爲政而華閱時猶未爲右師也又當晉悼公討魚石之後群臣方有畏心華氏勢稍殺矣故因弱不勝樂轡之梏而遂逐之爲其勇力不足以掌兵也雖云退不肖實以漸抑其權耳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滕自成十三年伐秦之役已自列賦於諸侯自無朝魯矣此復來朝者滕成公以會睦於晉悼凡會盟之事或有闕焉賴魯以爲庇耳然自此雖不恒朝而弔慶之禮實容滕亦可謂能自强而不失事大之禮者歟餘詳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莒人滅鄫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

也胡康侯因之遂引黃歇呂不韋之事爲譏蓋欲嚴異姓亂宗祀之戒其意善矣然以經文考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者夫毀人宗廟社稷而後謂之滅若以異姓代人宗祀則其世雖絶而宗廟社稷猶其舊也夫滅國之與絶世其事不同其辭亦當有異今莒公子得爲鄫後必在鄫子沒時不知鄫夫人欲立其私生之子歟抑亦莒人以兵破鄫而立其所出邪蓋必有主者矣莒嬴姓也法當明言以嬴代鄫之意不得槩以絶世之辭混於滅國之例而無所别也夫賕賂之情理難輕信必考得其實而後可書以爲戒聖人

豈肯含糊不明深晦其語而使人難曉哉公穀之意
特以昭四年魯復有取鄫之事故以此爲非實滅耳
而春秋所書則實滅也若實滅而或復封則又事之
大者而何以不似蔡侯廬陳侯吳之書歸乎趙伯循
以爲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以爲附庸幾
知據經文矣但莒既邑鄫爲附庸則鄫屬莒昭公取
鄫之時宜如伐莒取向之例而先書伐國不得直言
取鄫也直言取鄫則似鄫未嘗爲莒屬矣意者滅鄫
止是伐鄫而誤伐爲滅耳鄫恃魯以從晉此莒人之
所以惡鄫而齊靈南與莒鄰時方輕晉安知其不陰

爲挑莒撓晉之計乎其義葢易見也

冬叔孫豹如邾

自晉悼始霸以來邾欲依魯嘗兩朝之且虛朾諸會無役不同仲孫蔑之所欲親睦也故使叔孫豹往報朝焉高閌氏以爲無忘舊好是也至謂四年有狐駘之戰而往聘脩平則過信左傳矣豈有邾莒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事関魯故而春秋可以不書者乎○李廉氏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季孫宿行父之子是爲武子○趙伯循曰左傳晉人

以鄫于故來討殺鄫不關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往見霸主耳啖叔佐曰古者大夫士居喪致事於君君亦不奪其親春秋時世卿既多承襲不復循喪紀覽文可知不具譏也今按行父之卒尚未及期而宿即以吉禮奉使於鄰國自成公以前未嘗有此有之自宿始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高閌氏曰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〇齊靈公於晉悼會盟其初但遣崔杼雞澤以後則使世子光已皆不預焉而伐萊則親涖其事可見

其獨雄一方而於晉則固輕之矣然則國卿世子之
從悼公亦豈真有從霸之心哉

七年乙未

春郯子來朝

郯國微不知其世次○郯自出伯姬必不通於魯矣
成七年吳伐郯郯既從吳魯又嘗會晉伐之至是吳
與晉通好而遂不禁郯之親魯故復來朝以脩舊好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郊以前月下辛卜次月上辛四月之卜卜五月郊也
然止三卜可以見其有不卜之月矣餘詳見[illegible]

牛又十七年用郊下

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二年冬會戚已自列於諸侯矣今復朝魯貢雖不附而禮循不敢闕也故終春秋之世小邾不敢夷於魯而卒葬不書自僖七年朝後至此始朝國小無以考其世矣

城費

費魯東鄙邑僖公以賜季友今屬兖州府沂州沂州即臨沂也臨沂故城在州北五十里水經註曰洛水出冠石山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則自中丘城西而南

逕臨沂城東合洛水而又南逕啓陽城東者也啓陽之西南爲邾地中立之東北爲莒地費在顓臾祊田之間而界於邾莒季氏以爲要地故宿初嗣位而即城之不言季孫宿城者當時大夫食邑猶屬於公城以國事舉也然私邑自專之禍於此實造端矣左氏傳曰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通衛好也時仲孫蔑執政政務睦鄰故多通使於鄰國宿非私行也或其意所欲往而因以植私黨者則

有之矣○趙伯循曰左氏曰報子叔之聘豈有[illegible]
經也弁總報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左
氏不達此說諸稱尋某之盟報其之聘多類此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孫林父來聘報季孫宿之聘其盟尋孫良夫之盟也
義見成三年荀庚聘盟下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鄬

鄬鄭地蓋在鄢陵之間近陳者也鄢亦鄭地當在鄬西楚公子貞用大衆以圍陳其勢盛於伐矣然以十月圍陳至於十二月將歷一冬民朝夕急而悼公始會諸侯于鄬遷延鄭地是有畏楚之心而不能急救陳也夫陳之所以從晉恃其能救己耳楚患日迫何以能存此陳侯之所以逃歸也而晉人緩師畏敵之罪見矣陳既失恃而晉遂無以宗諸侯自是終襄昭之世中國盟會非晉楚之從交見者無復有陳而晉亦不復致討此豈眞有意於懷陳者哉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諸侯已至於鄵越鄭都矣而鄭伯不會則有疾可知如會而卒于鄵以疾卒也三傳皆以弑言不經之說也穀梁子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此數言者足以見其從中國之善矣而何必附為不言弑之强說哉趙鵬飛氏曰若是弑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鄭僖公髡頑卒子嘉嗣是為簡公

陳侯逃歸

逃者匹夫之事也陳侯不能下人令國中大夫儆備以

義激晉使速發救兵乃效匹夫之事私逃而歸棄中國從蠻夷無效死以守之志豈得為禮義之君哉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五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六

起丙申襄公八年

盡癸卯襄公十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八年丙申

春王正月公如晉

汪克寛氏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於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非倍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趙伯循曰左氏朝聘之下一切須

言事由多非其實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稱人將非大夫也公子燮蔡司馬國卿也鄭人恃晉欲以示威故侵蔡而獲其公子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蔡楚之與國也能無致楚之討乎子耳子國之爲政於是乎失謀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晉地後漢志河内平皐有邢丘故國周公子所封臣瓚曰丘名非國是也邢丘在今懷慶府東盖閒

畿內地而爲晉所得耳○此鄭侵蔡獲公子燮而懼故鄭伯親至晉地以會諸侯而季孫宿與齊宋衛邾之使偶皆在晉故亦與焉以其事非大會故魯公雖在晉而但使季孫夫晉所以爲鄭謀者不過靜以待之而已此其本指也先儒以爲晉悼公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則當時從晉之國尚有曹莒滕薛杞小邾諸國何以皆無聽命而鄭伯何獨覲從不使其臣哉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自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之後莒人不復預中國一會盟雖晉厲公數為大會而亦不至焉蓋已從楚矣至悼公嗣位復脩霸業時則楚勢稍衰莒乃從會然陰與齊通志存覬望悼公恐失諸侯姑以術羈縻之而已莒實無所忌也觀其乘間虐鄫則可見矣鄫者魯之屬也魯人見其被禍安得無怨莒之心哉則莒又執辭以聲鄫罪魯人方欲為晉遠圖姑置弗問則莒兵又不旋踵而至矣竊意莒必有恃而然蓋是時齊靈公方有輕晉之心得非挑莒以為撓霸之計乎不然莒安敢肆行如此也然晉霸不為人心所服而

悼公終無以綏之亦可見矣餘見十年莒伐東鄙下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公子貞鄭子囊也○左氏傳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舍

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
乎子駟請從楚〇鄭人無故侵蔡虐其與國則楚有
辭於伐矣悼公所以不救者爲其志在二境待强本
無信義不欲勞民與楚戰耳若鄭能完守以老楚杖
信以待晉而晉終棄之則咎宜在晉矣然則鄭人可
不知所自反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汪克寛氏曰魯之事晉甚謹而成公末年至襄十二
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
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九年酉丁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曰報范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成公夫人也無子故葬速則其禮亦畧矣○舊說以穆姜爲宣公夫人今不從辯見二年葬小君齊姜及四年葬小君定姒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之見伐於楚悼公不欲勞民以與楚戰故常不救及其從楚則伐之而已矣此虎牢偪鄭之計也是時晉因鄭服復以虎牢與鄭故鄭又從楚雖諸侯伐之猶不心服所使來請成者微者耳而晉亦姑聽退師以示柔服然諸侯恐有怠心也故復同推晉霸盟戲以明不貳之意左氏謂此盟爲鄭服若鄭伯親至則當書鄭伯如師如遣大夫則當如齊國佐之書名氏矣今經文不然則知其爲微者也微者行成當時亦

不使預會故畧而不書啖叔佐曰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預也此說得之然下晉楚子伐鄭則鄭與晉成可知矣晉自厲公以來國勢漸衰諸侯皆貳雖悼公有志復覇而兵力已困乏矣特以鄭爲要地不得不爭耳此知武子不與楚戰之謀所以聽之不疑而盟戲之役鄭人雖非心服亦遂退師蓋以息民爲重庶幾力可繼也不然則本將先蹷何以能服鄭而困楚哉故曰善陣者不戰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悼公近之矣○杜元凱曰戲鄭地

楚子伐鄭

虎牢之城鄭既從晉而楚以晉人爲能庇鄭亦不爭矣及鄭人侵蔡怒楚而楚公子貞來伐以晉人不救知鄭之無所恃也故鄭復從晉則楚遂加兵矣晉伐則鄭從晉楚伐則鄭從楚此所謂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請盟也鄭之執政乃欲以是而庇民焉其謀國不臧甚矣

十年戊戌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是時晉方與楚爭鄭悼公懼吳之有異志也則楚無

攘其後者將悉力以抗中國矣故晉率諸侯又往會
吳蓋會壽夢也諸侯親往而以吳爲主其尊吳也至
矣凡諸侯往與之會而以之爲主常在吳地今諸侯
親往而吳亦就之則于柤亦吳之所便也吳可謂倨
傲自尊矣而晉霸卉心焉蓋不得已而爲中國屈耳
不知何術以善其後邪義與成十六年會鍾離同○
柤古偪陽國地在今徐州沛縣東北界後漢志彭城
國傅陽有柤水水經註曰柤水去偪陽八十里東南
流逕偪陽故城東北是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妘姓小國子爵其地在今沛縣一統志云在嶧縣西南五十里則亦沛之東北界也觀晉以偪陽予宋公蓋本宋之屬國也偪陽去晉甚遠素無得罪焉而楚師每至宋境亦未聞其有異心於楚也苟有異心於楚則偪陽在彭城之上悼公必於發兵圍彭城時明大義以伐之矣而何待今日邪然則何爲而滅之也蓋偪陽近楚必閉道不與吳通中國而諸侯所欲爲吳其心者也今諸侯親至其地會吳燕享日久而偪陽地主之禮闕焉又以是爲慢也故遂滅之遂抑[illegible]所兆其滅偪陽之速也晉欲親吳而滅無罪之

國以悅意豈所以懷諸侯威天下哉偪陽子不知所終故不錄其末云汪克寬氏曰偪陽居吳入中國之要衝悼公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

公至自會

爲吳滅偪陽亦魯所恥言也故不致滅而致會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鄭之從楚以鄢陵之戰其君爲鄭而親集矢於目也晉之伐鄭以鄭人從楚助魚石而伐宋也故晉兵加鄭則報必及宋鄭之恃楚而不知自反久矣今楚子

伐鄭鄭之從楚復堅故楚又助鄭伐宋以報去年伐鄭之役此不過逞其私忿耳豈解怨息爭之道哉宋惟從晉不貳是時宋樂喜又以賢臣當國故其謀定於先禦備於預完璧以守不與交鋒楚雖加害卒亦無如之何矣豈若鄭人信無所立惟强是從徒使其民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哉○鄭公孫輒公子去疾之子也詳見冬盜殺公孫輒下

晉師伐秦

晉悼公方用兵爭鄭而又出大衆以伐秦此何意哉蓋是時秦人南交於楚而秦景公妹又爲楚共王夫

人悼公懼其為楚出師以擬己後故先伐秦以攻其
心耳然晉文之霸也先親秦穆故卒賓其力以敗楚
於城濮今以相讎之國而又以詐力處之但可為備
以沮其一時之謀耳安能使之久而不報哉

秋莒人伐我東鄙

汪克寬氏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
無忌憚亦甚矣餘詳見八年莒伐東鄙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所以爭虎牢矣自此晉

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於宋而後動則亦不得已而應之者也○黄震氏曰齊世子光人臣也而今位縢薛之上以其先至而躋之也非禮矣陳傅良氏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覇者作而後小國或序於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則悼公爲之也

冬盗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公子騑即子駟公子發即子國公孫輒即子耳皆穆公族也○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

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
卿于朝竊謂如左氏說則殺亂擅殺當書鄭人殺其
大夫矣今書曰盜殺於戌鄭虎牢之上而戌鄭虎牢
又蒙上諸侯伐鄭之文則似晉掩殺之是刺客之事
也不稱大夫外他國大夫之辭也與桓六年陳佗同
程正叔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張洽氏曰
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楚子囊伐鄭
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故騑者從夷之人
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
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此二說者善矣

但以是而立不稱大夫之例則牽強耳

戍鄭虎牢

晉自城虎牢以來鄭不叛者六年而楚亦以晉爲能庇鄭不復爭矣然城守虎牢亦諸侯之師所難久也故晉人因鄭已服乃以虎牢與鄭守之亦待鄭不疑之意也鄭得虎牢其勢可以自由而楚公子貞之伐鄭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遂復從楚而楚以晉人不救知鄭之無所恃也於是爭兵復至而與鄭爲患矣凡此皆以晉失虎牢故也況是時晉方伐秦又懼楚之必爭合也則虎牢尤爲要地而在所必爭矣但

鄭人已知虎牢之當據而欲據虎牢之險以從楚者其謀主於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也故盜殺三子而仍戍虎牢謂盜非晉人可乎戍而復繫之鄭者是時晉以虎牢與鄭也而鄭無從中國之誠晉無綏諸侯之道皆可見矣○按戍鄭虎牢之文有似内辭故趙伯循以爲魯自戍義同五年戍陳竊意戍陳在公至自會之後則不可以蒙會戚諸侯故但當爲魯事戍虎牢則公會諸侯伐鄭尚未歸也而蒙上文盜殺之文盜因伐鄭起也而戍義自當屬於伐鄭之諸侯矣且鄭視陳爲尊會以衆國安得獨戍此哉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公子貞救鄭所以堅鄭之從非知爭虎牢者也故晉不與戰而楚師退矣楚本爭鄭春秋何嘗以救許楚乎紀其實而已耳

公至自伐鄭

鄭雖未服而諸侯已戍虎牢則伐鄭之功也故襄公以此飲至焉

十有一年杞

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康侯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天下莫強焉僖公時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民不屬公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今按魯之三軍詩稱公徒三萬則

本萬人爲軍也成元年丘出一甲增至四萬人雖嘗四鄉並將然猶統制於君未有三軍之分也至是三家各分其一而不屬於公矣以其不復合一故謂之作三軍耳丘甲之所增者俱列於三軍則每軍豈止萬人哉周禮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數其亦緣衰世諸侯增賦之制歟又胡氏謂軍卑將歸於朝則信然矣若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則未必然蓋已賦之軍將計丁而供力役焉恐無復還之理耳義見作丘甲及哀十二年用田賦下○魯千乘之國也而有百乘之家則孟子所謂千取百焉者也竊

意此特可言於當國大臣一人耳以其官盛務繁用度宜廣故十分取一庶無困窮若其餘諸卿則事務漸少數宜有差不必皆百乘也觀未至於百乘之家巳有馬乘之畜如陳文子有馬十乘之類則固各有所入之賦矣不然則大國三卿魯至成襄時巳備六卿如皆百乘則去六百乘矣公室之車餘幾哉且車乘之賦但賦其人千乘爲人三萬則百乘爲人三千計丁出役以備賓客將迎與夫出入之需而巳其車固通國所賦非就以爲采地也苟有調發千乘同征而百乘豈私家所得專乎百乘且不可專而况於千

乘而分有之乎今作三軍盡以國之千乘分屬三桓則公賦亦仰給於私家矣其後享範獻子而功臣不能具三耦宜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與成十年五卜郊同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孫舍之即子展公子喜之子也○此因去年伐鄭而侵宋以報之是時鄭人從楚不貳必亦請命於楚矣左氏以爲子展欲使晉師致死而後固與也爲誑迂拙不近事情蓋亳北之盟鄭不與盟則無以見鄭

取楚怒之實蕭魚之會鄭不與會則無以是鄭爲畫
平之誠其與子展之謀皆未合也此直報復之忿兵
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舍之侵宋晉亦不救但亦伐鄭而已是時諸侯之兵
常在虎牢國君一集則兵力不勞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皆作京服氏亦同其地在虎牢之東今滎陽
縣西也左氏作亳說者以爲湯都偃師之地則在周

之畿內而距虎牢西尚百餘里東諸侯安得迂途而至此盟乎當從公穀爲是亳北之盟鄭本不至特諸侯推晉爲主以明不貳之意耳故啖叔佐曰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鄭惟不至故楚無伐鄭之兵然而晉即班師者其意止爲舍之侵宋欲攻其所必救耳不窮兵以强其服也

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以退公孫舍之侵宋之兵鄭雖未服不爲無功也故以伐鄭致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

楚子親與鄭伯伐宋欲求必勝於晉也而晉亦不救但出虎牢之兵伐鄭而已以逸待勞攻所必救而鄭不得不罷於奔命矣然晉畏楚不敢請成也而晉亦退師不與之較蕭魚鄭地也會於蕭魚將以說鄭也蓋鄭人連年用兵利無所得食竭兵疲人將悔禍晉欲乘其怠心諭以禍福故爲此會以一衆謀而鄭人之服猶在既會之後不從楚者見之故蕭魚之會但蒙伐鄭諸侯所於鄭畧無所見左氏以爲鄭使王子伯

騈行成則經何以不書其如師乎悼公之服鄭不血一刃開諭數言而鄭人感動卒亦來服若悼公庶幾招擕以禮懐遠以德者矣然則欲合諸侯者豈在於戰勝攻克哉

公至自會

伐鄭而致會不以伐爲功以會爲喜也蓋蕭魚會而兵得息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良霄公孫輒之子以其祖公子去疾字子良故以王父字爲氏霄名鄭卿也〇是時鄭人已服于晉但外

相如故不録耳下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則鄭之服晉可知矣鄭既服晉而使良霄告絕于楚故楚人執之行人無罪焉故即釋之然楚所以不復加兵於鄭者亦以助鄭失利徒爭無益耳晉悼公之善於屈楚於此可見矣

冬秦人伐晉

晉既服鄭而所以備秦者怠矣故秦人報之而伐晉秦自敗殽以來至此兵爭十五年矣一往一來相仇不已豈交鄰國之道哉

十有二年庚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杜元凱曰台瑯琊費縣南有台亭按費縣今屬兖州府沂州在魯東境○高閌氏曰諸侯伐我未有書圍邑者書圍自此始詳見八年莒伐東鄙下

季孫宿帥師救台　遂入鄆

鄆詳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近莒小國叛服不常服魯則魯城之服莒則魯爭之今入其城則鄆之服莒可知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入其與國所以沮其再伐也先儒以爲專行而書遂失之矣黄震氏曰莒五年之間三伐魯魯未暇治之今又圍魯邑故

季氏既救吾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黄震氏曰鄭人既服遣人以謝伐鄭之師此晉悼公待諸侯有禮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子乘即壽夢也既卒而子遏嗣是爲諸樊

冬楚公子帥師侵宋

晉既得鄭而楚必欲得志於宋故復使公子貞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自是亦不至宋矣蓋爲晉人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公如晉

高閌氏曰晉侯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

十有三年刑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杜元凱曰邿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邿亭水經註亦曰亢父縣有邿亭今按亢父縣在今濟寧州南六十里一統志以爲邿城在濟南府濟陽縣二十五里乃濟之北境也魯豈敢越齊取邿哉其說誤矣○邿近魯

微國素服乎魯者也取之以爲己邑耳詳見成六年取鄟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審卒子昭嗣是爲康王

冬城防

防在齊南而近於莒是時已爲臧孫氏邑去年春莒伐魯明年夏莒侵魯則城防所以備莒莒陰與齊合亦以備齊也趙鵬飛氏曰魯既輩晉而外齊故城防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故知城防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壬寅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以其祖叔肸字爲氏老名鄭公孫蠆即子蟜穆公孫也向非伐莒取向之向杜元凱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按譙國即今亳州龍亢城在今懷遠縣西北八十五里俱屬鳳陽府蓋吳楚界上地○是時壽夢已卒而中國復往會吳者蓋鄭人雖已服晉而悼公尚欲報秦故親吳不絕使楚不敢爲患耳然諸侯不親行皆使大夫會而禮殺于柤則見壽夢既卒而諸樊威望亦不及其父矣自是吳

楚交爭晉亦不復與吳爲會而至於黃池始見焉曾爲晉求吳欲以取媚而叔老亦以卿爲介幸於得親尚爲能自立哉胡康侯曰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吳澂氏曰左氏以此會爲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非其實吳舉號殊會例見成十五年會鍾離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秦與晉兵爭已非一日晉之世讎也故悼公脩復覇業服鄭駕楚後即合十三國之大夫伐秦蓋自文公以來出師未有若此之衆也然秦關河四塞食足兵强豈易攻之國哉雖將帥輯睦未必能成功也悼公智豈不及特欲假諸侯之兵以示威耳而秦果閉關自守終春秋之世不復與晉爭矣秦自此畜威養銳至孝公時内脩耕稼之政而其後世并天下蓋實肇基於此○荀偃宣之子是爲中行獻子晉卿也北宮括衛卿也齊宋稱人皆非大夫而序於括上者蓋當

時諸侯大夫之位次或以國之大小或以勢之強弱或以事之勤惰或以至之後先皆由爲主者之意向而爵位之尊卑偵越其常矣左氏於齊宋理者椊華閱之名而附以惰攝之義不亦煩乎

己未衛侯出奔齊

觀左氏載蘧伯玉出關之對則獻公未至於可廢大抵定姜師曠之語史臣逢迎孫甯風旨而爲之辭耳衛侯之逐孫林父主之也孫林父之惡晉人黨之也夫晉人之援林父久矣林父之執政權專矣何有於君哉衛獻公以正得國君位已一十八年與晉悼盟

會未有失焉本無大惡者也特以在位日久獨於孫
氏之專林父懼其害己也故苟於晉援不恤其他遂
假暱群小蔑冢卿之罪而出衛侯蓋公孫剽者子叔
黑背之子也非次而立其私事林父何所不至焉固
林父之所易制而欲立者也其逐獻公意可知矣然
則獻公以自奔為文何邪此以君道言也君者一國
之主所宜正身脩政以馭群臣而至於見逐則其自
取焉耳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此之謂矣
故師曠之語晉侯者亦以君道言也若為權臣而設
則豈聖人之言哉夫子之定姜數獻公之罪皆孫林父從

託自文之辭而晉人赦於林父之奸信之獨切故雖師曠亦以此而戒晉侯也使無蘧伯玉之言則亂臣之逆節幾於伊尹放太甲之忠矣此三綱所繫不得不辯但考蘧伯玉仕靈公朝與孔子爲友不應此時已列諸卿能與林父相抗或其言出於他人之賢者而左氏誤記其名耳○林父逐獻公而立剽剽本無篡國之意制於林父而不能以禮自持耳亦難免於篡矣爲人臣而不逥於春秋之義其卒至於陷大罪也宜哉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壽夢既卒晉人特以伐秦之故會吳于向以資其制楚自後亦遂與吳不通好矣楚無晉援於是使公子貞伐吳而二十四年楚子又親伐之亦可以見諸樊之時吳勢稍衰矣制吳而後可以圖中國也○左傳載吳敗楚事則當書吳敗楚師于皐舟矣經止書伐吳則其事不足據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華閱華元長子戚衛地孫林父之私邑也○張洽氏

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爲霸主抑君而臣是助且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

黄震氏曰左氏載衛孫林父逐衛獻公衎而立剽晉侯以問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故會于戚以定剽者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誤於荀偃之謀爲不小矣自是至剽弑而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皆晉實爲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 無字

十有五年 癸卯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向以字為氏者也戌名宋左師也食釆於合是為合左師鄭漁仲曰劉魯地○此與向戌私相要盟也向戌臨還至劉而遣徵者往與之盟故書其地義見成三年晉荀庚聘盟下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氏劉子之族也夏名也天子之上士左氏以為官師非也辯見隱元年宰咺歸賵下鄭漁仲曰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邑因以為氏杜預曰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按緱氏皆入河南偃師此姬姓之劉也○天子

不親迎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胡康侯曰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其說是也所以然者當是時齊靈崛傲無禮倨然有輕諸侯之志必陰結在朝權貴將納女爲后以求寵於王而王之柄臣專主其事遂使劉夏往逆意本易齊故其禮輕也王后不書歸其歸不過魯之國都也齊方讐魯故出別道耳餘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及九年季姜歸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靈公倨傲自尊嘗有輕晉之心故晉悼公大會諸

侯者六而靈公皆不親行但使世子光往然自盟虛朾以至伐秦齊人亦未敢違悼公之事及衛獻公奔齊由於孫林父之逐以此罪晉之怙奸也而益以晉爲不足重矣孫林父來聘於魯私與結盟魯公又方事晉甚謹則去冬會戚以定剽位而使獻公不復者魯實與晉同謀而助成其事也齊侯欲納獻公而無由致力故親伐魯圍成此亦激於義也君子當有以原其心矣高閌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位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

公救成至遇

杜元凱曰遇魯地今按公至遇而不進者不欲急於求戰也使齊解圍而去斯可矣先儒謂譏其畏齊不進不亦迂乎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孟氏邑也公親救之而季孫叔孫爲之城其外郛可見孟獻子之賢不爲同列所惡也然自六年以後茂遂不復經見豈其時以疾在告故不預救成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成註見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郕下

邾人伐我南鄙

此齊靈公挑之也高厚氏曰邾貳於晋以與齊黨於莒故來伐○許翰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盗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晋侯周卒

晋悼公周卒子彪嗣是爲平公○晋悼公十四歳而立覿其對使迎立之辭已有大人之志故當晋室中衰殺諸卿弑厲公之後而即慨然欲復文公之業遂

非襄世一英君哉至其召集諸侯則惟示謙德經營中國則惟務息民所以不戰服鄭而楚不能爭可謂有君子之資而暗合王者之事矣但其智止及於鄭而亦適值楚方從吳之際故卒成功耳不然則以孫林父之僭奸而不能正齊靈公之挑覇而不能制邾莒之肆行無忌而不能禁悼公之於中國治亦疎矣使當熊頵強悍之世力不知其果能不勞否耶說者謂其功視桓文而德則過之未敢以爲然也孔孟之稱覇者但言桓文而不及晉悼其優劣固已定矣然悼公立十五年而卒壽蓋不滿三十耳苟假之年而

不至於衰怠則其所就安可量乎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六 終